

醫案卷二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海甯王孟英著

滑濟齋醫書五種

續醫案

飲食譜

醫案

溫熱經緯

霍亂論



民國四年仲秋

普新書局石印



序

才不足以包乎所業之外。則其業不精。心不足以周乎所業之中。則其業亦不精。羿之射僚之丸。張旭之草書。蘭子之舞劍。其人皆負不可一世之才。而俯首降心於一藝之微。研窮玩索不能自己。迨其業既成。而天下莫能尚。况乎醫之為道。參天人之興。操命之權。其理至深。其責至重。而世顧以無才無識之人。挾不專不精之術。貿實施絕人長年。宜乎古人有學醫人費之慨也。余自束髮受書。駕嗜軒岐之學。以家貧無力致書。所蓄者靈素。而外立齋景岳諸種而已。觀其援引之繁富。議論之辨博。竊以為道在於是。而按法施治。輒為所困。嗣得西昌喻氏之書。伏而誦之。始有以識夫病情之蕃變。方劑之準繩。與夫寒暑陰陽之變化。其才大而學博。識高而法密。有非醉張諸公所能易覩者。然而尚論一編。猶襲三綱之謬。春溫一論。混入傷寒之中。白璧微瑕。不能不為此老惜也。歲在乙巳。服官江右。廣搜百氏之書。如葉天士之高超。尤在涇之功實。王晉三之精奧。張路玉之明達。以及吳又可。徐洄溪。柯韻伯。陳修園諸君子。罔弗各具精心。獨抒偉論。靈蘭之秘。闡發靡遺。然而宗古訓者。矩矱勿失。而不免於附會穿鑿。崇妙悟者。化裁生心。而或涉於支離背謬。夫醫王於愈病而已。偏執一途。而故持高論。縱名理湛深。與病情無與也。偶於坊間。得武林王君孟英所著霍亂論一帙。其理明。其詞達。指陳病機。判然若黑白之不可混淆。以為飼鶴山人之流亞。私心竊向之。己酉冬。余室人患疲飲。肠痛。屢藥弗痊。漸即沈困。適孟英來撫之。金谿視吳候。鹽香之疾。亟走併相邀。惴惴然恐不得一當。乃孟英惠然肯來。投藥五劑。而大效。並出初刊醫案回春錄見示。因縱談古今之同異。百家之得失。滔滔滾滾。折衷悉當。始知霍亂一論。不過孟英一端之緒餘。而又竊幸余向之私心傾慕者。為不誣也。詢其近案。積有數卷。乃張柳吟趙菊齋諸君子所輯定。而題其篇曰。仁術志。余取而讀之。喜其崇論闡議。足為世法。因易其名曰。王氏醫案。與回春錄合為一編。而附霍亂論於後。并謬加評點。付諸攻木之工。以廣其傳。蓋醫者。生人之術也。醫而無術。則不足以應紛紜之變。學不足以窮古今之宜。識不足以定真偽之幻。則其術不精。斯曰殺人而不自知。故為醫而無才。

無學無識不可也。為醫而恃才恃學恃識亦不可也。必也平心以察之，虛心以應之，庶乎其可也。夫古人曰：病而生法，因法而成方，理勢自然，本非神妙。惟用之而當，斯神妙矣。今才如孟英，學如孟英，識力精超，如孟英所每臨一證，息心靜氣，曲證旁參，務有以究乎病情之真，而後已。宜乎出奇至勝，變化無方，著之醫案，卓可傳如是也。余讀雄英之書，於數年以前，以為迢迢二千里，山遙水阻，必無相見之期。乃吳君病而孟英來，而余室適病宛轉棄引，卒使數年來望風相思之友，把袂盤桓，傾吐肝鬲，極若岑遇合之奇。夙世因緣，諒非淺鮮。孟英勉乎哉？異日者，擷眾籍之精華，訂羣言之謬偽，刪繁提要，勒為一書，以保全天下萬世之民命，厥功甚鉅。而為力亦甚艱。天末故人所企望於良友者，訖止斯醫案一編而已耶。

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知宜黃縣事楊昭藜書於吟香書屋



南京图书馆藏印

序

予友王君孟英少年失怙。其尊人彌留之際，執孟英手而囑曰：「人生天地之間，必期有用於世。汝識斯言，吾無憾矣。」孟英泣拜而銘諸心。版然自顧，家貧性介，不能為利達之人。將何以為世用也？聞先哲有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之語，因自願其室曰：「潛齋而銳志於軒岐之學。」潛心研究，遂抉其微年，未冠遊長山，即納文於予。每見其治病之奇，若有天授。而視疾之暇，恒手一編不輟也。繼瞻其齋頭一聯云：「讀書明理，好學虛心，可見苦志力學。」蘊之胸中者，淵深莫測。乃能窮理盡性，出之指下者，神妙難言。二十年來活人無算，豈非以用世之才，運其濟世之術，而可垂諸後世者哉？今就予耳目所及之妙法，仿丁長孺刻仲高案之例錄而付梓。名曰《四春錄》。見聞有限，遺美極多。世之君子，必有如莊歛之華，岫雲其人者，更為之遠搜博采，以廣其傳。而予糠秕在前，有榮施矣。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冬十二月愚弟周鑄拜題

例言

一所錄皆二十年來見聞所及，詳載字姓歷歷可徵，間有逸其名氏者，偶忘之耳。

一淺易之證，尋常治法所能瘳者，槩不泛錄。

一難辨之證，誤藥即成危候，而初病乃能洞燭邃爾，霍然雖若無奇，不可不錄。後學苟能留意，庶免以藥釀病。

之幸。

一病有虛實寒熱，治分補瀉溫涼，更有補瀉互投之法。寒熱並用之宜者，以標本異情證因錯雜也。此錄諸案。

具備法無偏倚，不媿一代之良工矣。

一六氣皆從火化，凡外感之邪，雖傷寒，必以顧陰為主。况溫熱暑燥之病，更多於傷寒，而熱之灼陰尤為勢所必然耶？觀案中治感多以涼潤清解為法，是參天人一致之理。以談醫非泥古耳，食之徒所能窺測也。

一孟英可傳之案何僅止此惜予未能窮蒐廣討也凡荷其再造之人不妨陸續補刊以推廣仁術而嘉惠來  
茲匪惟忠厚當然即是心存濟世故不以上下分帙而以卷一卷二為次蓋欲卷數之遞增無已耳  
一案中辨證固多發人之未發他如論阿片之燥烈傷津豬肉之柔潤充液之類尤為有功於世是不僅其集  
治愈某病之案讀者須加咀嚼勿囫圇吞下也

一孟英雖用藥極平淡而治病多奇中故其辨證處方同道莫不折服茲所錄案已見一斑附采玉之丸散方  
藥易功優更微立法之善至爛喉痧方雖從金匱翼錄出而孟英命其名曰錫類散且聞授其方於莊芝階  
金愿谷兩中翰修合濟人救全不少凡屬外溼喉患無不應手而瘳不特爛喉痧藉以為神丹也敢不附載  
以廣其傳乎

王氏醫案卷一

原名回春錄

杭州王士雄孟英著

同郡周鑠光遠輯錄

乾薑辛溫  
故用之以  
回陽氣若  
併此不得  
人以壯盛  
之亦可救  
倉卒之變

甲申夏予於登廁時忽然體冷汗出氣怯神疲孟英視之曰陽氣欲脫也卒不及得藥適有三年女佩薑一塊約重四五錢急煎而灌之即安後用培補藥率以參耆木草為主蓋氣分偏虛也

范慶簪年踰五十素患痰嗽乙酉秋在婺驟然吐血勢頗可危孟英診曰氣虛而血無統攝也雖向來咳嗽陰虛而安繼去甘草木瓜加熟地黃黑驢皮膠紫石英麥冬五味子龍骨牡蠣熬膏服之全愈亦不復發後范旋里數年以他疾終

丙戌春倉夫鄭德順患急證時已二鼓丐孟英視之見其扒床拉席口不能言惟以兩手指心抓舌而已孟英曰中毒也取綠豆二升急火煎清湯澄冷灌之果即霍然詰朝詢其故始言久患臂痛因餌草頭藥下藥後即橫梗於毛際之左乃曰比證頗惡然乘初起可一擊去之也用金銀花六兩生甘草一兩皂角刺五錢水煎和酒服之一劑減其勢再劑病若失愈年患傷寒孟英切脈虛細已極曰此不可徒攻其病者以陰分太虧耳與景岳法以熟地當歸酒炒白芍炙甘草橘皮柴胡等藥一劑而瘳

予每以此法治陽證人以氣呵之亦可救倉卒之變毒莫放也真妙方也

元參能滋水以制火獨用則力厚取效倍

陰本喻氏

妙論不獨  
治暑為最  
凡上而下  
可類推  
皆不證

仲聖誤。發少陰汗。同例下竭。則上厥。豈得引亡陽。為比而以附桂。速其斃耶。以元參地黃知母。甘草白芍。黃連。茯苓小麥。龜板鼈甲。牡蠣。鱸皮膠。為大劑。投之得愈。

海陽趙子升。辛卯夏病瘧急。延孟英視之。曰。暑執為患耳。不可膠守於小柴胡也。與白虎湯一啜而瘥。甲午秋范麗門患溫瘧。孟英用白虎加桂枝以痊之。丙申夏盛少雲病濕熱瘧。孟英以白虎加蒼朮湯而安之。亥夏子舅母患瘧。服柴胡藥二三帖後。汗出昏厥。妄語遺溺。或謂其體質素虛。慮有脫變。勸服獨參湯。平表兼養者。不可。遂進。乃邀孟英商焉。切其脈。洪大滑數。曰。陽明暑瘧也。與傷寒三陽合病。同符。與竹葉石膏湯而利而瘳。庚子夏。滇人黃肖農。自福清赴都道出武林。患暑瘧。孟英投白虎湯加西洋參數帖。始愈。辛丑秋顧冰吾。至人病瘡瘍。孟英亦主是方。而效莊芝階中翰張安人。年踰花甲。瘧熱甚熾。孟英審視再四。亦與竹葉石膏湯而安。聞者無不驚異。予謂如此。數證體分南北。質有壯衰。苟非識證之明。馬能藥與病相當。而用皆適宜哉。

壬辰八月。范蔚然患感。旬餘諸醫束手。乃弟麗門懇孟英治之。見其氣促音微。呃逆。自汗飲水下嗌。隨即傾吐。無餘。曰。伏暑在肺。必由溫散以致劇也。蓋肺氣受病。治節不行。一身之氣皆失其順降之機。即水精四布。亦賴清肅之權。以主之氣。即逆而上奔。水亦泛而上溢矣。但清其肺。則諸恙自安。乃閱前服諸方。始則柴葛羌防以升提之。火藉風威。吐逆不已。猶謂其胃中有寒也。改用桂枝乾薑以溫燥之。火上添油。肺津欲絕。自然氣促音微。疑其虛陽將脫也。徑與參歸蛤蚧柿蒂丁香以補而納之。愈補愈逆。邪愈不出。欲其愈也難矣。吸屏前藥以瀉白散。合清燥救肺湯數服而平。

一何隻年近八旬。冬月傷風。有面白赤氣逆。煩躁不安之象。孟英曰。此喻氏所謂傷風。亦有戴陽證也。不可藐視。以東洋人參細辛。炙甘草。熟附片。白朮。白芍。茯苓。乾薑。五味。胡桃肉。細茶。葱白。剝而廖。孟英曰。此真陽素擾。痰飲內動。衛陽不固。風邪外入。有根蒂。欲拔之。虞誤。投表散一汗。亡陽故以真武。四逆。諸法回陽。鎮陰攘外。安內以為解也。不可輕試於人。致干操刃之辜。慎之慎之。

癸巳秋。予在婺。患瘧。大為醫人所誤。初則表散繼則滋補。延及月餘。肌肉盡削。寒熱不休。且善嘔惡食。渴亦畏。

冷乃買棹旋杭。託孟英診視。曰足太陰濕瘡也。以金不換正氣散三啜而安。然元氣為誤藥所傷。多方調補。甫得康健。次年秋復患瘡於婺。友人咸舉醫療子概却之。憶病情與前無異。即於篋中檢得孟英原方。安亭三帖。病亦霍然。聞者無不稱歎。後歸里為孟英術而謝之。孟英曰。瘡情如是。恐其按年而作。乃授崇土勝濕丸方。明年夏令預服以堵禦之。迄秋果無恙。後竟不發矣。

鍾耀輝年踰花甲。在都患腫起自腎。囊氣逆便溏。諸治不效。急買車返杭。託所親謝金堂邀孟英治之。切其脉微而弱。詢其溺清且長。曰。都中所服其五苓八正也耶。腎氣五皮也。鍾云。誠如君言。偏嘗之矣。而病反日劇者何哉。孟英曰。此土虛不制水也。通利無功。滋陰亦謬法。宜補土勝濕。與大劑參朮。果即向安。越八載以他疾終。金元章媳於甲午新寡。後患膿窠疥。抵濕熱之病。耳癆醫連某。疑為遺毒。竟作廣瘡療。漸至上吐下利。不進飲食。另從內科治。亦無寸效。延至未春。更兼腹痛自汗。汎衍肌削。諸醫皆見而却走矣。王仲安薦孟英視之。曰。此胃氣為苦寒所敗。肝陽為辛熱所煽。前此每服陽剛。即如昏冒。稍投滋膾泄瀉必增。遂謂不治之證。未免輕棄。乃以四君子加左金散。梅蓮子。木瓜。餘糧石脂等。出入為方。百日而愈。第信猶未轉也。諸親友環議再不通經。病必有變。孟英力辨此非經阻可通之證。惟有培養生化之源。使其氣旺。血生。則流行自裕。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薑糠不能榨油。徒傷正氣。盡贖前功。豈不可惜。衆議始息。恪守其方。服至仲冬。天癸至。而肌肉充康。復如常矣。

朱某患嘔吐。諸藥不效。甚至大小便祕。糞從口出。莫不可當。自問不起矣。孟英用代赭旋覆湯。加蟄蠍服之而愈。

最嫩者。有初有久。之脈。現於脈者。不終。始於脈者。即現於脈者。不終。始於脈者。即現於脈者。不終。

孟英邃於醫學。從不侈談脈理。足以見其欲然不自足也。而脈理之最不易切者。莫如妊娠。予聞孟英於乙未春。診黃履吉室人之脈。曰妊也。是月天癸猶來。人皆不以為然。次月仍轉。但不多。復邀孟英診之。曰果妊也。汎不斷者。陰胎之血有餘耳。踰月汎復行。覺更少矣。人猶以為妄也。四月後經始停。娠亦顯。既如期。人始服其見老丙申。夏滿洲某。選粵東鹽場。攜眷之任。過浙。主於李雲臺家。請孟英視其如君之恙。孟英診曰。非病也。能

壽有時不可  
足惡同一  
至理子嘗  
以此質一  
亦以為然  
孟英孟英  
可見直學  
問人之心  
時虛言也  
耽世也

罷入夢矣。某頗不信，謂經年停何以遠斷為孕，而又必其為男乎？反生言過其實之疑。既而某延雲臺幕，偕赴粵任。次年雲臺於家書中述及居停果得子，深歎孟英指妙。予刑人久無孕，辛丑秋汎事偶憶孟英一談，即以妊娠且以男許。次夏果舉一子，惜不育耳。邵魚竹給諫仲媳懷妊，孟英於黃春初診，即許抱孫。秋杪果應，弟胡壽者室偶有小忿，經事濶少，腹微脹，自以為怒氣所滯也。延孟英調之切其脈曰：懷孕矣，初猶疑之，既而始信。卯春弄璋，吳雲臺室年四十餘，寅秋況斷其腹日脹，醫謂病也。治之罔效。延孟英診之，孕也，祇猶不信。自信及腹中漸動，始服其言。至期產一女。癸秋，孟英治石誦義室，脫痛甫愈，適沉踰期，即曰：娠矣！既而果日形著其指下之神妙如此。

朱恒山久患胸痞多痰，諸藥罔瘳。孟英診曰：清陽之氣不司旋運也。與參耆苓丸之劑，豁然頓愈。因極欽服後數年，果以汗脫，聞其垂危之際，口不能言，猶以左手橫三指，右手伸一指加於上，作王字狀，以示家人有曾旦意者，急追孟英至。而他醫之中風藥早灌入矣，遂以長逝。癸卯冬至前一日，管大中丞亦是氣從溺脫，當以參附挽回者，及孟英至而痰槩瘳，藥風藥灌之偏矣。脈僅若蛛絲，過指孟英堅不與方，須臾而卒。

無棣張柳吟封翁於乙未夏，偕令嗣恒齋刺史赴滇南任道，出武林。其家人鄭九者，封翁寵人之弟也。途次抱恙抵杭日，招越醫陳六順診治。服藥後，汗出杳狂，精流欲脫。封翁大駭，躬詣孟英，以希挽救。孟英切其脈，既數且亂，沈取極細，乃語封翁曰：此證頗危，生機僅存一線，亦斯人之陰分素虧，不可竟謂附桂之罪也。封翁聞言，大悅曰：長者也不斥前手之非，以自伐，不以見證之險而要譽，相見恨晚。遂訂忘年之交。彼此盡吐生平，始知封翁最喜談醫。岐黃之書，無所不覽，惟不肯為人勘疾，亦慎重之意耳。於是孟英以元參知柏桑枝龍牡生地白芍甘草百合石斛梔子鹽水炒黃連甘草小麥紅棗百合，旋覆花、新絳等治之，各恙漸已。繼參十餘帖而康。

吳復齋令妹，稟質素弱，幼時鳳山診之，許其不秀。癸巳失其怙恃，情懷悒悒，凡事漸忘，寢食皆廢，肌瘦吞酸，勢極可畏。孟英以高麗參、鹽水炒黃連、甘草小麥、紅棗、百合、旋覆花、新絳等治之，各恙漸已。繼參

歸地滋陰，康強竟勝於昔。

一男子患喉痹，專科治之，甫愈而通身腫勢日甚。醫者驚走，孟英診之曰：「病藥也。」投附子理中湯數劑而痊。謂喉痹治以寒涼法原不謬，而藥過於病，翻成溫補之證，是病於藥也，非病於病也。嘗聞孟英云：「病於病而死者十之三，病於藥而死者十之七。」以予觀之，誠非激論也。吁可歎已！

朱氏婦產後惡露不行，而宿孕頓發，專是科者不能下手。孟英以丹參桃仁貝母茯苓滑石花粉桂枝通草等，殼以仁紫苑山查絲瓜子茺蔚子旋覆琥珀出入為方。三日而愈。局醫黃秀元之與人韓名諒者，有兒婦重身患熱病，局中諸醫皆慮胎墮，率以補血為方。旬日後，勢已垂危，免人求孟英診之，曰：「胎早腐矣，宜急下之，或可冀幸。若欲保胎，則吾不知也。」其家力懇疏方，遂以調胃承氣合犀角地黃湯加西洋參。參麥冬知母石斛牛膝投之，胎落果已臭爛，而神氣即清熱亦漸暖。次與西洋參元參生地知母麥冬丹皮茯苓山查石斛豆豉茺蔚琥珀等藥，調之粥食日加旬餘而愈。

故此一少年，驟患遺精，數日後形肉大脫，連服滋陰溫精之藥，如水投石。孟英與桂枝湯加參者，龍牡服下，即效匝月而瘳。

家叔南山於秋間患感，日治日劇，漸至神昏，瘡妄肢振動惕，施秦兩醫，皆謂元虛欲脫，議投峻補，家慈聞而疑之，曰：「盍與孟英商之？」孟英診曰：「無恐也。」通絡蠲疲，可人即愈。用石膏蒲公英、羊角絲瓜絡、冬瓜子苡仁桑枝旋覆橘絡、慾鬚貝母、鈎藤膽星為劑，化服萬氏牛黃清心丸一顆，覆杯即安，調理半月而愈。

美政關毛內使年踰花甲，而患喘嗽，醫與腎氣湯全鹿丸等藥，反致小溲澀痛，病日以劇。孟英診之，與純陰壯水之治。毛曰：「我輩向吸阿片烟，豈敢服此涼藥？」孟英曰：「此齊東之野語也，誤盡天下蒼生。幸汝一問，吾當為世人道破。機關不致誤墮火坑者，再為積薪貯油之舉也。夫阿片本罂粟花之脂液，性味溫澀，而又產於南夷之地，煎曬以成土，熬煎而為膏，吸其煙時，還須火煉燥熱，毒烈不亞於砒，久吸之令人枯槁，豈非燥烈傷寒之明驗也？」毛極拜服，果得霍然。或問曰：「阿片之性，殆與酒相近乎？」孟英曰：「鞠蘖之性雖熱，然人飲之，則質仍化水。」

故陰虛者飲之則傷陰陽虛者飲之則傷陽。景岳論之詳矣。若阿片雖具水土之質而性從火變且人吃之則質化為烟純乎火之氣哉。直行清道燙人津液故吸烟之後口必作渴久吸則津枯液竭精血源窮而筋筋失潤人因見其陽痿也不察其所以痿之故遂指阿片為性冷之物抑又何耶。凡吸阿片烟而醉者以嘔醫少許淪湯服即醒若熬烟時少著以鹽即渙散不凝膏吸時舌上預舐以鹽則不成癰雖癰深者但令舐而吸則癰自斷豈非潤下之精能制炎上之毒乎。

金元章年踰七旬久患疝疾每病於冬以為寒也服熱藥而暫愈終不能霍然孟英診曰脾腎雖寒肝陽內盛徒服剛烈焉能中肯以參朮枸杞旋覆茴香當歸菟絲鹿角霜桂茯苓棟實黃連吳萸橘核等藥為方服之分數年無恙矣。

丙申春蜀人石符生將赴節度司馬之招經杭抱病僑於張柳吟之舊館亦為寓側陳六順治困居停玉人知之即告以柳吟僕病之事石聞之悚然亟遣人延孟英診焉脈沈而濡薄模糊不分至數肢涼畏冷涎沫上涌二便濇少神氣不爽曰此途次感風濕之邪失於解散已從熱化加以溫補致氣機愈形窒塞邪熱漫無出路必致燥液成痰逆行而上但與舒展氣機則痰行熱降諸恙自瘳矣以黃連黃芩枳實橘皮梔子淡豉桔梗杏仁貝母鬱金通草紫苑竹茹蘆菔汁等藥三服而起調理匝旬遂愈。

夏間王某患感越醫謝樹金治之病雖退而能食矣但不能起坐類乎癰瘍延己月餘人皆謂其成瘍所親鍾某浼孟英視之曰此多服表散汗出過分氣血兩傷肢骸失其營養脈微而細舌亮無苔與大劑參耆歸朮熟地杜仲免絲牛膝枸杞山藥木瓜萸肉姜黎續斷桑枝數十帖而起。

一勞力人陰分素虧驟感風濕兩膝刺痛痠不能稍立孟英以六味地黃湯加獨活豆卷一劑知二劑已張養之令正飲食如常而肌膚消瘦信事如期而紫淡不恒兩腓發熱而別處仍和面色青黃而隱隱有黑氣儼似虛塞多藥不效始逆孟英診之脈似虛細而沈分略形絳滑曰此陽明有餘少陰不足土燥水涸仲聖有急下存陰之法然彼外感也有餘之邪可以直瀉比內傷也無形之熱宜以甘寒義雖同而藥則異也贈以西

洋參生地。生白芍。生石膏。知柏。苓。梔。麥冬。花粉。棟實。丹皮。木通。天冬。諸品服至數片。黑氣退而肥漸充。肺熱去而經亦調矣。

姚氏婦產後昏譫汗厥。肌膚浮腫。醫投補虛破血祛祟安神之藥皆不能治。舉家惶怖。轉延孟英診焉。詢知惡露仍行。曰比證醫家必以為奇病。其實易愈也。昔金高陶先生曾治一人。與此相似。載於沉亮夫女科輯要中。方用石菖蒲。膽星。旋覆花。令橘紅半夏。銅錢名燭飲。六神湯。凡產後惡露行而昏譫者。多屬痰飲。不可誤投攻補。此湯最著神效。如方服之良愈。

牙行王炳華妻患舌瘡。痛礙飲食。內治外敷皆不效。孟英視其舌色紅潤。脈形空數。曰此血虛火浮也。以產後發熱例施之用熟地。當歸酒炒白芍。炙甘草。茯苓炮薑。投之其病如失。

一老人霍亂後目閉呃心。醫謂脫胎在即。與桂附回陽之藥業已前矣。適孟英至。詢知溺亦口乾。診得脈形與數。而藥香撲鼻。即曰此藥中有肉桂。叟勿服也。服之必死。迫令將藥傾潰。而與肅肺清胃之劑。果得漸安。丁酉中秋夜。牙行張鑑錄年踰花甲。卒仆於地。急延孟英脈之弦滑而大。曰痰氣食相併而逆於上也。先以烏梅擦開牙關。橫一竹箸於口。灌以淡鹽蜜湯。隨入鵝翎探之。探出痰食太息一聲。而甦。次與調氣和中而愈。後數年以他疾終。此案雖無奇。而辨證之明。不可不錄。

姚樹庭以古稀之年。而患久瀉。羣醫雜治不效。僉以為不起矣。延至季秋。邀孟英決行期之早晚。非敢望愈也。孟英曰。絃象獨見於右關。按之極弱。乃土虛木賊也。調治得法。猶可引年。何以遽爾束手乎。乃出從前諸方閱之。皆主溫補升陽。曰理原不背。義則未盡耳。如薑附肉蔻。骨脂之類。氣熱味辣。雖能溫臟。反助肝陽。肝愈強。則脾愈受戕。且辛走氣。而性能通泄。與脫者收之之義大相刺謬。而鹿茸升麻可治氣陷之瀉。而非斡旋樞機之品。至熟地味厚滋陰。更非土受木克。脾失健行之所宜。縱加砂仁酒炒。終不能革其膩滑之性。方方用之。無怪乎愈服愈瀉。徒藉景岳。窮必及腎。為口實也。與異功散。加山藥扁豆蓮子烏梅木瓜。芍藥。藜石脂。餘糧。服之果效。恪守百日。竟得康強。越三載以他疾終。

戊戌春張雨農司馬必欲孟英再越環山。孟英因其受病之深且公事掣肘。心境不能泰然。誠非藥石之可以為力也。固辭不往。司馬泣然哀憇。但冀偕行旋署。則任君去留可耳。并屬趙蘭舟再四伐陳曲悃。孟英感甚。同舟渡江。次剡溪。司馬譚及體氣羸憊情形。孟英忽曰。公其久不作嘔乎。司馬曰。誠然有年矣。此葛故也。孟英參乾薑五味石菖蒲酒炒薤白半夏橘皮紫苑桔梗甘草為劑。舟行抵峽。登陸取藥煎而服之。駕輿以行。未及二十里。司馬命從人詣孟英。車前報曰。已得嘔矣。其用藥之妙如此。

夏間牙行倪懷周室。新產數日。泄濶自汗。嘔吐不納。專科謂犯三禁。不敢肩任。孟英診脈虛微欲絕。證極可慮。宜急補之。遲不及矣。用東洋參耆朮龍牡酒炒白芍桑枝木瓜扁豆茯神橘皮紫石英黑大豆投之。四劑漸以向安。予謂新產後用參耆大補。而又當盛夏之時。非有真知灼見者不能也。誠以天下之病千變萬化。原無一定之治。奈耳食之徒。惟知執死方以治活病。豈非造孽無窮。亦何苦人人皆欲為醫而自取罪戾耶。張養之令姪女患汎愆。而飲食漸減。于某與通經藥服之。尤惡穀。請孟英診之。脈緩滑曰。此痰氣凝滯經隧。不宣。病由安坐不勞。法以豁痰。流氣勿投血藥。經自流通。于某聞而笑曰。其人從不吐痰。血有病而妄治其氣。脈病可立待也。及服孟英藥。果漸吐痰而病遂愈。養之大為折服。予謂世人頭痛治頭。腳痛療脚。偶中而愈。貪為己功。誤藥而亡冤將奚白。此寓意草之所以首列議病之訓也。孟英深得力於喻氏。故其議病迥出凡流。要知識見之超總。由讀書而得。雖然。人存政舉。未易言也。

毛允之戌冬患風。初治以溫散。繼即以滋陰。病日以劇。延至亥春。或疑為百日之勞。或謂是傷寒壞證。而鳳山僧主升柴耆虎以補之。丁卯橋用輕粉巴霜以下之雜藥。偏投形神日瘁乃尊學周延。孟英視之。脈來澀數上溢。呃忒口膩。雖覺嗜飲。而水難下。膈頻吐涎沫。便祕溺赤潮熱。往來少腹如烙。按之亦不堅滿。曰。此病原屬冬溫治以表散。則液液傷而熱方熾。繼以滋填熟邪愈。鉗再施溫補。氣機更窒。升柴耆虎欲升其清而反助其逆。巴霜輕粉欲降其濁而盡劫其陰。病及三月。發熱不是表邪。便祕旬餘結濁非關積滯。且派澀為津液之已傷。

治法固善  
本元堅固  
故屢誤之  
後猶能挽  
難為力矣

滋陰清熱  
力量甚大  
此必本虛  
標實者故  
具方如此

數是熱邪之留著。溫乃氣機為熱邪所壅而不得下行。豈非溫邪未去得補而膠固難除。徒使其內燥。真陰上薰清道以致一身之氣盡失。肅清之令法當搜剔餘升使熱去津存即是培元之道。伸其治節俾蜀氣下趨為宣達之機。何必執參茸為補虛指硝黃為通降哉。以北沙參紫苑麥冬知母花粉蘭草石斛丹皮黃芩桑葉梔子黃連木通銀花橘皮竹茹蘆根橄欖枇杷葉地栗海蛇等出入為方服之。各恙遞減糜粥漸加半月後始得大解而腹熱全消。穀食亦安乃與滋陰善後而愈。

張養之所親李某戊夕醉飲夜歸為查段巡員所嚇。神志即以漸昏。治之罔效。至於不避親疎裸衣笑罵。力大無制。糞穢不知。已夏延孟英視之。用石菖蒲遠志龍齒龜板犀角羚羊角元參丹參知柏梔子龍膽草枳實萸一連竹黃竹瀝石膏赭石黑鉛鐵落出入為方十餘帖。吐瀉膠痰甚多。繼與磁硃丸漸以向愈。一祝叟年近古稀。己亥春赴席忽仆地。瘓涌肢強眼斜舌蹇不語。外科王瑞芝薦孟英視之。投六君子加蠍梢羚羊角膽星石菖蒲竹瀝薑汁而瘳。

茅家埠翁嘉潤患腰痙愈而復發者五年矣。費用不貲。諸瘡醫治之不效。盛少雲屬其求治於孟英。切其脈絃細以數。曰子之幸也。比內損證。外科忌知。知與大劑甘潤滋填之藥匝月而痊。至今未發。

胡琴泉舅氏家一潘嫗

年踰古稀

患霍亂轉筋瀕危

孟英用自制蠍矢湯而瘳。

一少婦分娩胞水早破胎澀不能下。俗謂之懶漿生。催生藥遍試不應。孟英令買鮮豬肉一二斤洗淨切大塊急火煎湯吹去浮油。恣飲之即產。母子皆生。且云猪為水畜其肉最腴。大補腎陰而生津液。予嘗用治腎水枯涸之消渴陰虛陽越之喘嗽並著奇效。仲聖治少陰咽痛用豬膚以取其補陰虛而戢浮陽也。後賢不察反指為有毒之物。汪訥庵非之是矣。惟外感初愈及虛寒滑瀉濕盛生痰之證概不可食以其滋膩更甚於阿膠熟地龍眼也。然豬以浙產者為良。北豬不堪用。吾杭燥肉鮓即豬皮為之可以致遠。入藥尤為簡當不必泥於皮與膚之字面而穿鑿以誇考劇也。

秋初家慈猝仆於地急延孟英診之。脈浮絃亦滑。用羚羊角膽星牡蠣石菖蒲丹參茯苓鈎藤桑葉貝母橘紅。

漢黎等以順氣蠲痰息風降火而痊。癸卯春前數日忽作欠伸而厥。孟英切脈微弱而絃曰：病雖與前相似而證則異矣。以高麗參白朮何首烏山茱萸枸杞桑椹石斛牛膝漢藜橘紅牡蠣等鎮補攝納以瘳。予謂此等證安危在呼吸之間。觀前後卒仆數案可見其辨證之神。雖古人不多讓況世俗之所謂醫乎。家慈兩次類中子皆遠出。微孟英吾將焉沽。感銘五內聊識數言。惟願讀是書者體其濟世之心。臨證得能如是。將胥天不之沈疴而盡起矣。

張養之弱冠失怙。後即遭先妄之疾。纏綿七載。罄其資財。經百十三醫之手。而病莫能愈。因廣購岐黃家言。靜心參考。居然自療。而瘡然鼻已壞矣。抱此不白之冤。自慙形穢。乃閉戶學書。專工作楷。其志良可悼也。孟英因與之交。見其體刻面青。易招外感。夏月亦著複衣。頻吐白沫。詢知陽痿多年。常服溫辛之藥。孟英屢諫之。而反亥九月間。患惡寒頭痛。自餌溫散無效。逆孟英診之。脈極沈重。按至骨則絃滑隱然。卧曲房密帳之中。爐火重裘。尚覺不足以禦寒。且涎沫仍吐。毫不作渴。胸腹無脹悶之苦。咳嗽無暫輟之時。惟大解堅燥。小溲不多。口氣極重耳。乃謂曰：此積熱深鉅。氣機鬱而不達。非大苦寒以濁之。不可也。養之初猶疑焉。及見方案辨論。滔滔乃大呼曰：弟之死生。係乎一家之命。惟君憐而救之。孟英慰之曰：我不惑外顯之假象。而直斷為實熱之內蘊者。非揣度之見。而確有脈證可憑。但請放心靜養。不必稍存疑畏。及二三帖後。病不略減。諸友戚皆詆藥偏於峻。究宜慎重服之。有于某者。揚言於其族黨曰：養之之命。送於孟英之手矣。眾楚交休。舉家惶惑。次日另延陳啟東暨俞某並診。孟英聞之急詣病榻前。謂曰：兄非我之知己也。則任兄服誰之藥。我不敢與聞也。兄苟裕如也。則任兄廣徵明哲。我不敢阻撓也。今兄貧士也。與我至交也。拮据資囊。延來妙手。果能洞識病情。投劑必效。則我亦當竭力從憲也。第恐雖識是病。而用藥斷不能如我之力專而劑大也。苟未能確識是證。而以無毀無譽之方應酬塞責。則因循養患。誰任其咎也。或竟不識是病。而開口言虛動手即補。甘言悅耳。兄必信之。我不能坐觀成敗。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今俞某之方如是。陳醫殊可却之。速著人趕去。辭絕。留此一款。以作藥資。不無小補。況連服苦寒。病無增減。是藥已對證。不比平淡之劑誤投數帖。尚不見害也。實由熟伏深鉅藥未及